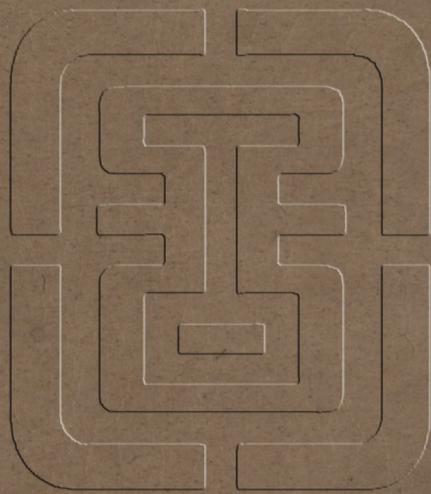




473



弘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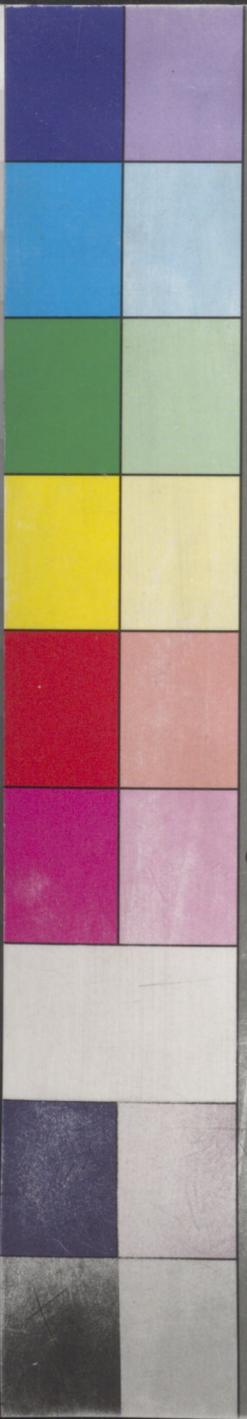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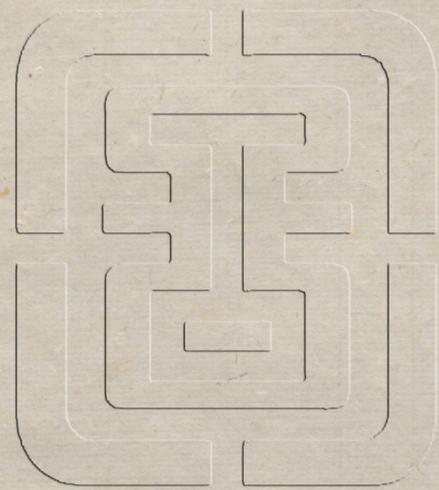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弘明集十卷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
汪道昆本元書版佳
高營造尺六寸九分
寬四寸五分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蓋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總之則閎儒什七開士什三斌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為三十卷蓋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于弘明者裒而什之區別為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儒釋程

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
虞坏而出之易梵筴為僞筴庶幾乎薄海
內外亡不流通亦普門法也夫道函三為
一中古裂一為三同出殊塗務伐異而守
勝甚者互相排擊不啻華戎竊惟大同以
及小康均之無為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
道也豈搃戶說為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剛

述為汲々僞者迄今為政顧乃尊龍德而
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
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謠俗不易群
吠所怪鮮不斫々久之則譚其言其言可
繹格其俗其俗可因于時學士大夫比丘
弟子群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
亦且建旗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既東言筌

畢慶六祖南矣登宸上乘故其教入梁滋
昌濟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
行會逢其適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
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儻擯斥異端傳諸戎
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眈眈彼日
而升此月而恒成虧不相及矣我
二祖在宥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為

經緯真儒崛起、屢不二之門宗廟百官
惟所寓目粹然而辟闡者直以為吾廬此
滅跡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耳有唐祖玄元
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執言嚴于詬
厲然則後世之絀釋氏豈惟儻者褊心乎
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儒逆耳譯者以
意逆志未必皆得其心彼豈不聰難以求

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譽其人其較著者可俚指也僞則漢栢譚牟融晉孫綽郗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顏延之謝靈運羅含孫盛齊明僧紹張融周顥孔稚圭北魏收北齊盧思道顏之推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陳徐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褚亮裴子野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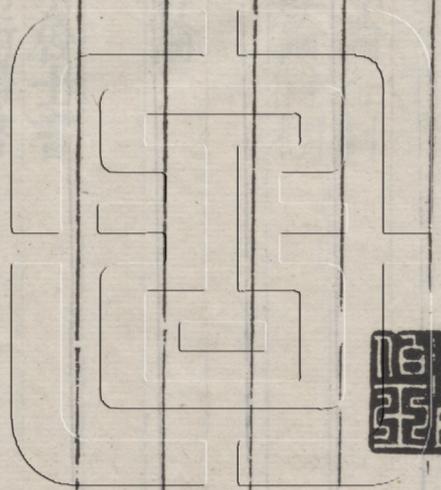
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術昭明文選簡摟之外無稱焉誠懼一傳衆咻莫為適主宰為絕物無寧自絕于僞要以嬰兒未孩其頃如一傳楚則楚傳齊則齊作者並立莊獄之間壹稟于正彼其習心不察猶然以為鳩舌也者而非之諄矣

且也冀州之野三聖出焉大江以南率隸
蠻貊概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今吳越江海
之陬遍以人文甲天下大行逸北僅當一隅
藉令尊古而卑今是秦亡復陶而吳廢編
帶諄之諄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
得康虞為之臚傳將令咻者批頰退矣夫
道家率由上古于時為春于樂為蕢桴于

文為鳥跽彼一時也儒者自中古起家于
時為夏于樂為韶武于文為鍾王此一時
也釋氏先發後至于時為秋之成于樂為
鈞天于文為籀又一皆也康虞之為是舉
也殆將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九鼎異
非岐異同非雷同昭然黻墻面之矇解兩
家之難即有喙三尺寧詎能黜鄒魯而夷

之耶雖然少林曹谿默存而已弘無所弘
斯至道也明無所明斯至教也二釋同時
而出寧復背馳射者取節騶虞此直為之
嗚矢由斯決拾而進不失嚮方康虞得師
達觀抑或可以語此是集固將流通無間
惡用不佞之言

萬曆丙戌夏六月望方外司馬汪道昆著



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理惑論 三十一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卷第二

明佛論

卷第三

與宗居士書

答何衡陽書

答宗居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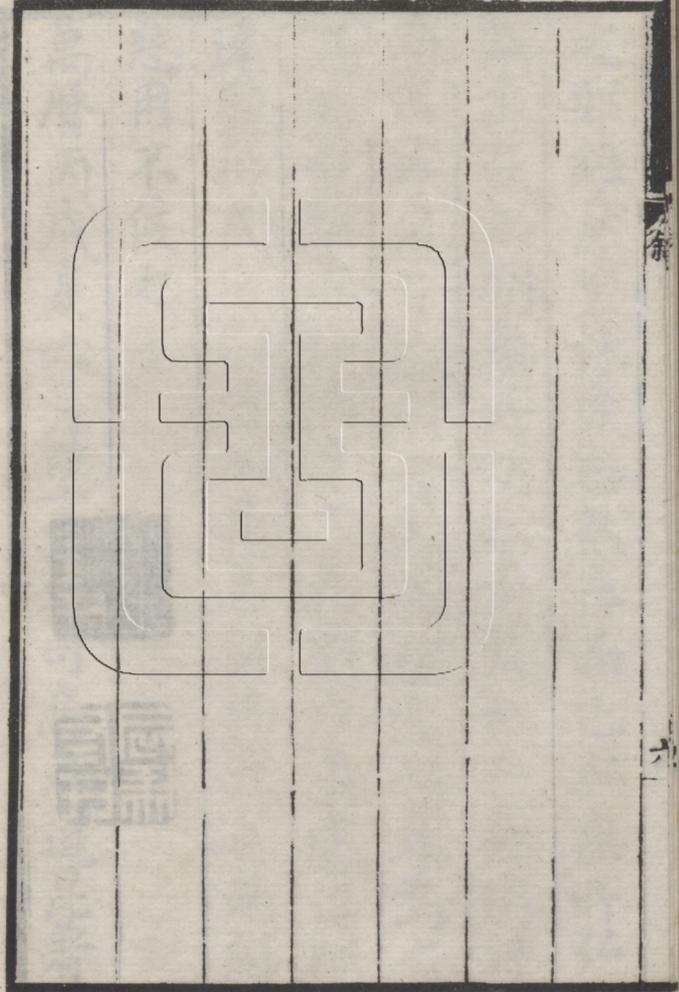
漢牟融

宋宗炳

宋何承天

宗炳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喻道論

晉孫綽

卷第四

達性論

何承天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卷第五

更生論

宋羅含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答孫安國書

羅含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新論形神

晉桓譚

沙門不敬王者論

晉釋慧遠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難袒服論

何鎮南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明報應論 并問

三報論

卷第六

釋駁論 并序

正二教論

門論

難張長史門論 并問答

答周顥書

重答張長史書

與顧道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

晉釋道恒

南齊明僧紹

南齊張融

南齊周顥

張融

周顥

謝鎮之

卷第七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朱廣之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卷第八

辯惑論 并序

釋玄光

滅惑論

梁劉勰

釋三破論

釋僧順

卷第九

立神明成佛義記并沈續序注

梁武帝

難神滅論并序

梁蕭琛

難神滅論并啓

曹思文

答曹舍人并啓

梁范縝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卷第十

救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與王公朝貴書并六十人答

梁釋法雲

卷第十一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焱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焱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焱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與孔中丞書二首

南齊蕭子良

答蕭司徒書三首

南齊孔稚珪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略

答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略

與僧遷等書

姚略

答秦主書

釋僧碧等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卷第十二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踞食書

宋范泰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論沙門踞食書

范泰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晉何克等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克等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克等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謚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謚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王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重難王中令

桓玄

重答桓太尉

王謐

與遠法師書

桓玄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重答遠法師書

桓玄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答桓玄詔

晉十嗣之
袁恪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馬範十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十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十嗣之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

晉釋支遁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卷第十三

奉法要

晉郗超

庭詰二章

日燭

卷第十四

檄太山文

檄魔文

破魔露布文

弘明集後序

顏延之

王該

釋竺道爽

釋智靜

釋寶林

梁釋僧祐

弘明集目錄 終

弘明集卷第一

梁釋僧祐撰

理惑論

二十七篇 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

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令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株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

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畧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

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
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
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
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
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健陟王
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
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
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畧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
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
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

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
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
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欷追之
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
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
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
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
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
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
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

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
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
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
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
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
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諡號也
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
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
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

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
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
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
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縱其外毫釐爲
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
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
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
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

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

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

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旣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

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

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
反獺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
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
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
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
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頽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
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

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而秦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
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
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
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
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
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

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墟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

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質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指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疵之信而無爲沙門

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
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
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
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
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
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
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
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

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
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
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
曰所謂無七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
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
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
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
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事務此

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
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
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
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
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
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
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
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任至道
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

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
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
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
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
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
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
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
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

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一作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勾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

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玉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

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一作
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邪牟子曰工輸能與
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
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
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
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
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
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
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
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
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
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
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
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惠施四海饒財
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
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
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
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

日况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磨身牛

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
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
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
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
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
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
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

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毳賓被絺絺以御黃
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
鞅之門賈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
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
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
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邪牟子曰昔孝明皇
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
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

者號之曰佛飛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

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子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

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據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

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麓之分而刺仲尼皆眇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

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惓之性觀無爲之行遠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

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熅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畜蚩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蹠蹠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不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

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因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

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誇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

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二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媻邪不禁吾問其故何荅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邪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

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滅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

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
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
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
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
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
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
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
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路得流則轉唯

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
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決見未博
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
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
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
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
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
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
蛙鱗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

聞尊蟬麟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

周公冇改葬之篇仲尼冇兩楹之夢伯魚冇先父之年子路冇菹醢之語伯牛冇亡命之文曾參冇啓足之詞顏淵冇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

是惑人聞之踈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
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
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作詳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
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耻侵害不厭屠裂羣生
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
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
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
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

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
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
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縣縣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
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
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
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
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
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
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
國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

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燼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

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矚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猶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祗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

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會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蠅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

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芻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
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
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
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
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
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
譴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
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
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

非也則狐貉魍魎姪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
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
無益云云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
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
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
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
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
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

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

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饑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盲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棄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會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經鳥曳導引

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餼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會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

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邇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竿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嫉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僑盈耽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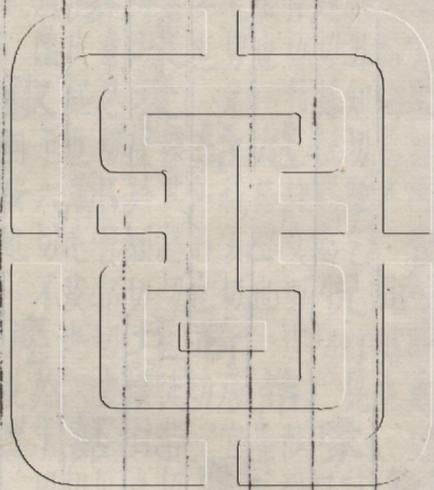
恤惇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儻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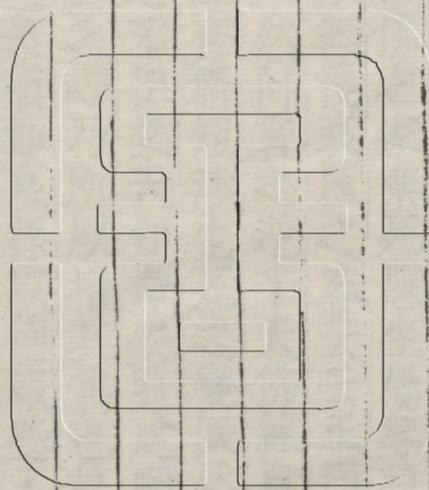
引日錄卷之一
三十一
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離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

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已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 弘第一

鵠

鵠何葛切 鵠音

眠 時吏切 瞻也

笮 疾各切

健 居言切

絺

逆絲知切 絺音

悅 呼晃切

喙 許穢切

頽 音羽切

擊

粹

頭律切 持

虺 許交切 虎切

詰 陟列切

桴 鼓杖也

槩

擊

媿

蘇老切 兄

給 徒亥切

鞞 居宜切

麇 居筠切

橐

囊

瑗

瑗其於切

堙 徒切

詰 陟列切

麇 居筠切

橐

囊

疹

皮起也

鞞 居宜切

詰 陟列切

麇 居筠切

橐

囊

跖

自安也

麇 居宜切

詰 陟列切

麇 居筠切

橐

囊

劓

斷首也

鞞 居宜切

詰 陟列切

麇 居筠切

橐

囊

惇

渠管切 無

鞞 居宜切

詰 陟列切

麇 居筠切

橐

囊

弘明集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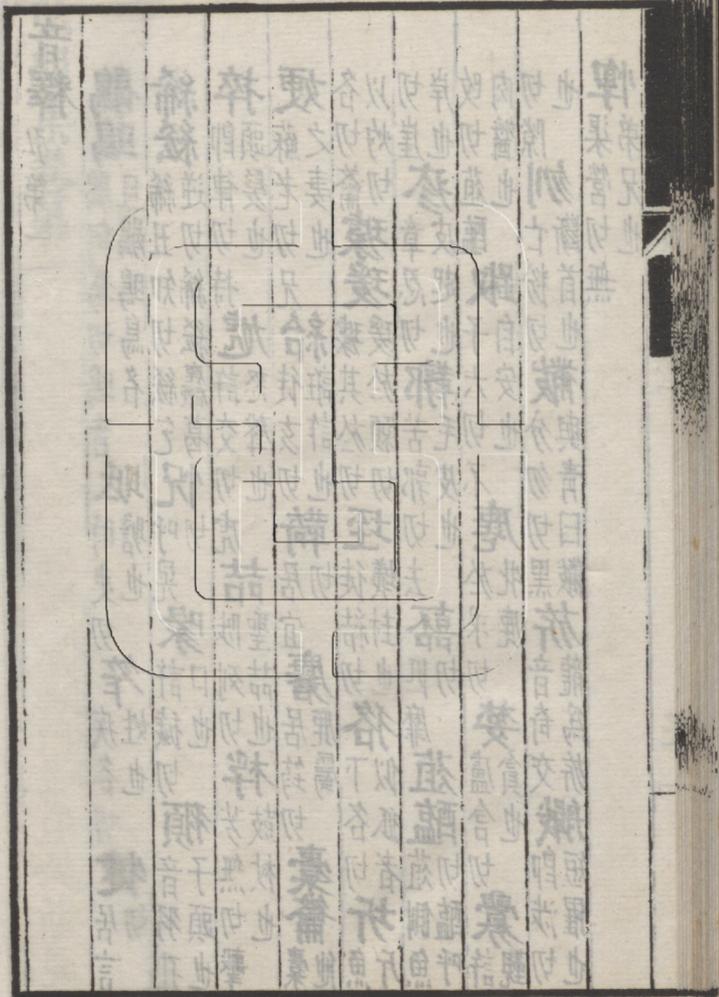
明佛論

一名神不滅論

梁釋僧祐撰

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違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况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繇億劫乃報乎此皆英裔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會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



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况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筭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窅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舍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乂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

綴彝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
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
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
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
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羸感且
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
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畧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
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
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

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
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羸之
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
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
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
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
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
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
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
而隨緣遷流成羸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

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二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

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

稽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卽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爲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冤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

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鴈龍蛇颯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邁而

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釁違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舍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

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冀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

歟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
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竒不肆
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
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
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
顯沒旣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
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
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
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
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

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
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
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
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
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
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
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邐微明有實理而直疏
覓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
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
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

引日集卷之二
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
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
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
皆心用乃識必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
卽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
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旣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
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
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
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
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

矣况自茲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
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
况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
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
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甚矣僞有之蔽
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
其照肫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
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
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羈之
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

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豁以
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况
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
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
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
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荅曰今神
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
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
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

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
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
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
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
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
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卽六
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
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
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
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

聖已所不明矣况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日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

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何以不爲明之荅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

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歛社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卽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

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荅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周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

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
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
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
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荅曰余前論之旨已
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
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
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
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

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
自言其名懿淵䟽通其知如神旣以類夫大乘菩薩
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
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
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
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
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
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摺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
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
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

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
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卽首楞嚴王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卽亦
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
上見光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
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
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狗
世而不深於道者攸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
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迷山海天毒之國

偃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卽天竺浮屠所興偃
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旣聞於三五之世
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
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
爲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
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
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
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
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
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

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
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
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畧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
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
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觀於灞上比丘今見
存辛一作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
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
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

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
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觀故
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
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彘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
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
悲一日俱坑之痛憇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
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
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
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
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

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

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荅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

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泝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况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遺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諸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垂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

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羸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

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蠅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

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况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鮪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啣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

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
民之殺以滅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獾以爲
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
軻擊賞於罟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
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
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
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
受坑馬服矣及在旣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

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
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
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
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
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廻
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
卽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
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
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
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

引明集卷之二
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奇安得妄
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
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
今悠隔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
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
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
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
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
情實漸于道苦力策觀傾資負居未幾有之俄然身
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

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爲
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
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
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
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旣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
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
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
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旣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
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旣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
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

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
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
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
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
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
膚絕其腓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
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
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歛身周孔畏懼異端
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
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

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
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
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
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闡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
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郭
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
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
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
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
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

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竒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

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鮒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

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
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
何爲甘臭腐於漏刺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踈於遐
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
但宛轉人域囂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
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
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
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
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
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
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
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邪爲之亦謂有
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
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
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
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
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
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
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儻德豈非

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有朝夕之禮
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
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
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
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循情寸
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
息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
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
而惡者方有自新之廻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
精麤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

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墮佛之所
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
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
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
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
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
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
慈之至矣疑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
發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
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

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蚺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卽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

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齠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荅誠以荅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旣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

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畧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

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
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
以詬法矣蓋導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
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
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尚
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
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竒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
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
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

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卽
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
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
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此超登
哉

